

清明忆母亲

■ 位生

清明临近,我常想起母亲。确切地说,她是我的姨母。我自小便过继给她,在她膝下长大。母亲常对我讲起,她的娘家曾是一个殷实的庄户人家,有100多亩地,两头牲口,农忙时还会雇人帮工。从她记事起,便从未为温饱发过愁。当然,收成不好时,日子也过得紧巴,需挖些野菜来补充口粮。我的姥爷是个勤俭的人,起早贪黑,不舍得吃穿,才积攒下这份家业。尽管家境富裕,姥爷却乐善好施,与邻里和睦相处。每逢年关,若有哪户人家过不去,他便送去米面。

母亲曾讲过一件事。对门有一户邻居,家徒四壁,无隔夜之粮。家中媳妇临产,没米没面也没柴火。姥爷知道后,便送去四升米和一捆柴,让他们顺利度过了月子,母子平安。还有一个邻居家的女孩,与我母亲同龄,常在一起玩耍。一天,女孩对母亲说,家里过不下去了,明天就要举家去山西逃荒。母亲听后,立刻回家兜了一兜红薯和玉米面馒头送去。后来听说,那家人就是凭着这一兜食物,一路走到了山西太原。多年后,那个女孩参加了工作,回乡时还常来看望我母亲,提起往事,感慨万千。

我小时候,母亲将我视作家中唯一的希望。尽

管家里穷,她也不舍得让我受一点委屈,总是把最好的食物留给我。我身体弱,为了给我补充营养,母亲养了几只鸡,有时遇到麻雀之类的野鸟,也成了我的盘中餐。母亲最重视我的教育,也将姥爷乐善好施的传统传承了下来。她对邻居总是慷慨相助,互通有无。哪天家里做了好吃的,她总会分一些给邻居家的孩子。她常说:“过日子比树叶还稠密,要懂得谦让。先让人家过去,自己才好过。”母亲懂得许多戏文,常给我讲《杨家将》《程咬金》《打金枝》的故事,也讲“二十四孝”里王祥卧冰、鞭打芦花的故事。正是在这些故事的熏陶下,我从小就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,养成了正直、诚实、敬老的品格。

大约十五六岁时,我到离家三十多里的元村镇上学。母亲对我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和牵挂。全家不舍得吃,把最好的馒头让我带到学校,自己则吃红薯、玉米面及红薯面馒头。有一次暑假结束,开学那天,天降大雨。我骑着自行车艰难前行,到学校时被子都淋透了。母亲后来说,我走后,她哭了一整天,生怕我出什么意外。母亲很重视我的学业,只要我愿意继续读书,她都全力支持。尽管家里缺

人手干活,全家也咬牙坚持。那时,我家是全村最穷的。

我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不易,上学的间隙,经常回家帮助父母干农活,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。参加工作后,家里的经济条件有了较大改观。我深知人生的艰辛,也明白自己对家庭肩负的责任,便主动接过父母手中的农具,帮他们干些农活,解决他们的生活难题。那时我自己的收入微薄,还有孩子需要抚养,不能给父母更多的关照,对此,母亲毫无怨言。

步入晚年,母亲唯一的牵挂便是她的孙子。除了疼爱,她还祈祷孩子学业有成,成人成才。因疾病缠身,母亲没能陪伴我更长时间,她的离去,成了我长久的思念。

我可以告慰母亲的是,自己始终牢记她的教诲,传承了她良好的家风和品格,做一个正直、诚实的人,也在社会和中工作中做了一些有益的事。孙子也已成才成家。若母亲在天有灵,想必也会感到自豪和欣慰。

愿母亲安息。在清明节到来之际,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母亲,也祝愿天下的母亲幸福安康。⑮

清明忆父：黄土地上的守望

■ 卢书兵

清明又近,我却远在南宁,回不去濮阳县东减杜村的老家。春风拂过中原的黄土地,麦苗正青。我站在千里之外,遥想田埂上的晨光缓缓拉长每一个劳作的身影——只是再也没有父亲了。

父亲叫卢善忠,和世代守着中原的乡亲们一样,他的心系在这方水土上,挪不开,也舍不得。

在儿时眼里,父亲就是这片土地上最普通的庄稼汉。后来才懂得,他这辈子,说到底就做了两件事:种地、打工。

种地的事,都烙在我童年里。春天,天刚蒙蒙亮,他就扛锄下田,蹲在湿润的田埂上点播育秧。指尖蹭过松软的泥土,把一整年的盼头埋进去。夏天日头毒辣,地皮烤得发烫,他扎进齐腰深的玉米地里浇水除草,汗水顺着脊梁沟淌落,刚滴进土里就被蒸干了。麦收时节,他握着镰刀,在金色麦浪里弓步收割——镰刀起落间,麦穗簌簌倒地,空气中混着麦香和泥土的气息。那些日子,天不亮下地,满天星斗回家,寒来暑往,周而复始。

父亲侍弄庄稼,比摸自己掌纹还仔细。他看云识天,掐准节气下种;玉米间苗,哪棵该留哪棵该去,心里有秤;割麦时镰刀起落,节奏与麦浪起伏相合,半天就能割出齐整的麦垄。秋收时,粗糙的手掌抚过沉甸甸的麦穗,轻得像摸孩子脸蛋。那种与土地共生的熟稔,是几十年磨出来的。

可种地本小利薄,家里开销一分不能少。父亲便挤上南下的绿皮火车,去建筑工地打工。在烈日下推砖车,在脚手架上扛水泥,干的都是最险的活,挣的是最辛苦的钱。手上血泡破了又结,肩头压出紫红的印子,几个月奔波下来,攒不下多少。每次回来,行囊单薄,满身风尘,眼神里却还是那股韧劲。他用粗糙的手掌抚我的头,那洗不净水泥灰的掌下面,是暖到心底的温度。

后来母亲告诉我,父亲那些年出去打工,心里其实是慌的。一辈子最踏实的时候就是站在东减杜村的田埂上,最自在的时候是摸着庄稼,可为了多挣几个钱,他得离开土地,去那个连土腥味都闻不到的城里。在工地上睡不着觉,半夜老念叨:“不知道下雨没有,麦子该不该浇水。”这话我听了多年才懂——一个农民离开土地,就像鱼离了水,可为了儿女,他愿意在岸上扑腾。

在童年记忆里,父亲是无所不能的。自行车漏气,蹲在院坝摆弄一阵就能修好;院墙裂缝、屋顶漏雨,他拌泥砌瓦,爬上爬下;收音机不响了,电灯不亮了,经他摆弄都能重焕生机。那时只觉得理所当然,后来才明白,这份“啥都会”的本事,是被生活磨出来的。他修的

不是自行车、不是收音机,是日子里的磕磕绊绊。

父亲的性子,像中原的老黄牛,勤恳、沉默、隐忍。再大的压力,都自己扛着,从不把愁苦带回家。我闯祸时,他从无疾言厉色,只轻轻拍去我身上的土,说:“做人要懂规矩,踏实做事才长久。”这些话没有华丽辞藻,却在懵懂的岁月里,悄悄种下做人的道理。

母亲还说起过一件事。那年我学费凑不够,父亲闷着头抽了两天烟,第三天一早出门,把家里那只肥壮的牛犊卖了。回来时手里攥着钱,脸上却难过了好几天。母亲问他,他说:“那牛通人性,见我时就哞哞叫。”后来我每次回家,他从不提卖牛的事,只问学校伙食好不好,功课跟不跟得上。

父亲最后一次下地,是那年的春天。那时他已病重,却非要去东减杜村头看看麦苗。其实这些年父亲帮我带孩子,已经好些年不种地了。他站在地头,不说一句话,只是看。春风掠过,麦苗不断起伏,他忽然伸手摸摸最近的一棵,像和老朋友打招呼。回家的路上走得慢,几步一回头。父亲走的那年正值盛夏,麦子已收割完毕,可他再也无法看到丰收的年景了。

如今我也到了当父亲的年纪,扛起上有老下有小的担子,才真正读懂他。他田间的每一次弯腰,每一滴汗水,都是为了给人家撑起一片天;那些寻常的修修补补,都是在为家添一份暖。他不仅养育了我们,更将中原土地的勤劳、坚韧与质朴,化作家风,传了下来。

转眼又是清明。我虽在南宁,心却早飞回了老家。春风掠过东减杜村的黄土地,麦苗起伏,像极了父亲弯腰劳作时的背影。我想象着自己站在田埂上,看看那些和他一样在地里忙活的人。他们弯腰、起身、迈大步,和多年前的父亲一模一样。

难忘那双沾满泥土的手,扶我上学,替我拭泪;难忘那宽厚的肩膀,扛过家庭重担,也驮着我的童年看过田埂落日;难忘晨光里那个拉长的身影,教会我什么是坚守与担当。父亲的模样,是濮阳东减杜村无数父辈的缩影——以土地为纸,以勤劳为笔,书写完平凡而伟大的一生。

父亲从没讲过什么大道理,他只是种地、打工、修修补补,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。等我当了父亲,才知道很难像他那样,把“父亲”二字做得这么圆满。

但他留下的,我都接着了。那双泥土手教我踏实,那副宽肩膀教我担当。这份源自黄土地的坚韧与爱,早已融入骨血,伴我走过往后岁月,也伴我在每一个清明,深深怀念。

风过村庄,麦子又青了。只是今年,我在南宁遥望。⑮

清明寄忠魂

——致敬濮阳公安英烈

■ 高纪才

清明的雨,润透了龙都濮阳
黄河岸边的柳,又吐新黄
濮水融融,英烈事迹在我们心头回响

曾见你,派出所里步履匆忙,家长里短牵挂,急难愁盼记心上
你说说,身体还行,
却在出警时刻,天旋地转,悄然倒下——那一年,你29岁
战友念你千万遍,乡亲送你一程程,满是感伤

曾见你,街头巷尾守护晨光,身姿挺拔如白杨,护一路通畅
积劳成疾仍未退让,
弥留之际还想着把校门口的斑马线漆得更亮——那一年,你49岁
化作清风伴龙都路长,化为忠魂护岁岁安祥

曾见你,不畏歹徒,寒夜追凶步步不让
也遇见你,披星戴月巡查街巷,只为百姓安康,山河无恙
你倒抓捕现场的画面,让我们刻骨铭心——那一年,你34岁
热血浸透警服,英魂气宇轩昂
曾见你,缉毒前沿抽丝剥茧,利剑出鞘织就天罗地网
常年加班熬红眼眶,降压降糖药在口袋里满满当当
累倒办案途中,最后一句话竟是“拖累了大家”——那一年,你44岁
龙碑铭刻英雄志,金堤见证赤子光

黄河奔涌,载着我们的思念,追思每一位英雄的模样
你们的模样刻心房,你们的精神照亮远方
风会记得,雨会记得,龙都大地永远记得
接过你中的枪,我们续写忠诚,扛起使命担当
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安宁,我们永远、永远珍藏! ⑩

我与鸟的对话

■ 张翼安

走进小树林 它不知道我是谁 我也叫不出它的名字 我吹口哨,它用鸣声回应 长音,短音,旋转的舌音 仿佛我们早已相识	情感对话了起来 产生了共鸣共情 时间就这样一秒一秒地过去 春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我们身边 树枝上飞来一只两只三只一群鸟	叽叽喳喳 它们从枝头弹到叶梢 把音符撒成春天的草籽 鸟说鸟语 我说人话 如此和谐
好似它听懂了我的口哨声 我也感觉它明白了我的心思 我的口哨声和鸟的叽叽喳喳	叽叽喳喳与我对话起来 多么像一首迎春交响曲	彼此不愿离去 天色渐晚 我起身,它们仍在那里鸣叫 仿佛春天,从来无须告别 ⑮



本版邮箱:zglwh1221@163.com 花之语 (摄影) 黄立

怀念梅子

■ 管松丽

梅子姐离开我们九个月了,还是时常有熟人、朋友打电话问起她,语气里满是惋惜。梅子的告别仪式上,我身在外地,不能亲临,只能遥遥寄托哀思。

我和梅子有着太过深厚的缘分,早就想写篇文章寄托哀思,却因思绪万千迟迟没有动笔。

追忆30多年前,那年我18岁,刚刚参加完高考。在一个炎热的中午,我和好友鹏骑了20多里地的自行车,去王助乡政府拜见她,同去的还有瑞萍、爱萍两位姐姐。她热情地迎接了我们,从此,我们成了挚友。

18岁的花季,我沉湎于文学,热烈地崇拜她。崇拜她自学成才,在濮阳文学圈闯下了名气;崇拜她为写作攒下的一麻袋又一麻袋的稿纸;崇拜她克服重重困难,一往无前的勇气……

缘分就是如此奇妙。当时我心中的偶像是梅子和濮阳广播电台的史琳,后来我们竟在不经意间都成了好友。我和梅子、史琳、鹏骑各自都有可爱的小绰号,还经常戏称自己是“四人帮”。

此后的无数个日子里,我们一起学习,一起逐梦,一起旅游,一起疯玩,一起蹭她的饭局,一起畅谈文学到天明……

通过梅子,我也认识了各行各业的精英朋友。梅子是我的骄傲,我为有她这位挚友感到无限风

光。

梅子多次鼓励我写作,可我因种种原因,再加上自身懒惰,终究没成气候。

梅子的处女作《庄稼地里的姑娘》曾在东北的一家杂志发表。2000年初冬,杂志主编李金伦老师千里迢迢来濮阳看望梅子。当时有不少濮阳本地的名流作陪,带着李老师游览了濮阳的名胜古迹,住最高级的宾馆,吃濮阳的特色菜。送李主编回东北时,他坐在车上,为濮阳朋友的盛情款待深深感动,不住地向我们招手,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再来濮阳。此后,李金伦老师还给我寄过他出版的两本书,附了一封信,祝福我和梅子的友谊长存。

我们命运的转折也十分相似。2002年3月,我从别处调入市第三人民医院信息科工作,同年,梅子进入报社做记者。她结束了几年的颠沛流离,总算有了安稳的、能尽情发挥特长的地方。那几年,她出版的《深夜那盏灯》《梅子之约》,成了多少濮阳文学青年爱不释手的读物。

“我们在行动”公益活动从2011年起,已走过了15个年头,发起人正是梅子。活动主要救助残疾儿童、失去父母的孤儿,特困家庭,先后有近百人参与其中。大家一起缴纳会费,只要梅子一号召,一大群朋友便会蜂拥而至,一起去看望那些可怜伶仃的

孤儿、老人。耳闻目睹那些想象不到的残缺家庭,我一次次难过得泪流满面。

因为是挚友,我曾无数次在梅子姐家小住。朋友小聚后不想回家,我总会给家人打个电话说:“我今晚在梅子姐家住了!”她也总乐意我住下。我们躺在一张床上,天南海北地神聊,对某件事往往有着共同的爱恨情仇,一起谈论读过的文学作品,一起不由自主地欢笑,一起期待命运的眷顾。有时聊着聊着天已经很晚了,我实在睁不开眼,朦胧中,梅子姐的思绪又来了,轻声喊:“丽……”我困得不行,还得强打精神接她的话茬。在梅子家住的第二天,我总要多操一份心,总担心上班迟到,最后一准是睡眼惺忪地离开。

梅子就这么匆匆地离开了,作为她的挚友,我满心悲伤与无奈。我总觉得她还我们的生活里,须臾不曾离开。我时常在街头,在人群里寻找她的影子,想起她风风火火的脚步,她的活力四射,她的欢声笑语。

梅子姐,我们好久不见!不是约好一起去看望99岁的大娘吗?你怎么又一次食言了?地儿的小宝宝正需要你照顾,你怎么忍心抛下她们!

梅子姐,我们好久不见!我好想向你报个喜,好想和你谈谈天、道道地,好想告诉你心里的烦心事。梅子姐,你听到了吗? ⑮

缝补岁月

■ 胡蝶

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。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第一次见父亲干针线活,是在我上小学那年。他缝的不是衣服,而是草稿本。那时候家里穷,买不起草稿本。那天夜里,父亲坐在昏暗的灯光下裁纸,他将大张的白纸折成A4大小,再用刀片分割成一张张纸片,然后把裁好的纸竖起来码齐。他右手捏着一根手指长的粗针,穿了四股拧在一起的黑线,显得格外结实。父亲咬紧牙关,用顶针顶住针头往里送,不一会儿,那叠白纸的侧边就出现了一排整齐的字线。父亲又拿起钢笔,在封面上认真地写下“草稿”两个字。

第二次见父亲拿起针线,是开学后的那个夜里。那天我兴高采烈地抱着新校服回家,一试穿才发现,因为我个子太小,校服长得离谱,袖子伸不出手,裤腿更是在地上拖着。那天晚上,父亲早早催我去睡觉,自己却坐在灯光下,帮我改起了校服。

这一次,父亲用的还是黑线,在校服的折边处密密地走了两圈。黑色的线在白色校服的内侧格外显眼,翻到正面却完全看不到线迹。我又惊又喜,父亲得意地说:“怎么样?这是我新学的藏针法。”

父亲是个典型的直男,甚至有些大男子主义,那双常年干粗活的

粗犷的手,却为了我,学起了这般细致的针线活。每每想起那一排排针脚,我的眼眶依然会湿润。那歪歪扭扭的走线里,藏着父亲落在针脚上的爱。

而第三次,是正月初四。那天阳光正好,我却抱着一件半干的衣服哭了。那是父亲给我买的新年新衣服,只穿了三天,就被鞭炮炸了一个比拇指还大的洞。父亲见状,擦去我眼角的泪,乐呵呵地说:“这有啥难的?看我给你变个魔术。”

父亲哼着小曲,找来一只毛绒小兔子,把兔子放在破洞前,对我说:“你看,把这只小兔子缝在上面,是不是就变成一件新衣服了。”说完,他便认真地缝了起来。只见针在父亲手里来回穿梭,线像小尾巴一样不断摇摆、逐渐变短,小兔子就这样乖乖地“立”在了衣服上。

缝好后,父亲抖了抖衣服,在我面前晃了晃。我眼泪都没干,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刚才那件破了洞的衣服。针脚密实平整,那只小兔子,仿佛原本就长在衣服上一样。

如今父亲已离世近二十年,每每看到衣物上手缝的针脚,我总会想起他。那是父亲,用一针一线,把爱缝进了我的岁月里。⑮